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本书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出版资助
本书系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科研经费资助项目

本书辑校者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季思 吴国钦 林建师 颺康保成
黄天骥 黄仕忠 董上德 郑尚宪 欧阳光
薛瑞兆 罗斯宁 苏寰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元戏曲:第10卷/王季思主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1999.2

ISBN 7-02-002901-9

I. 全… II. 王… III. 古代戏曲-剧本-中国-元代-全集
IV. I2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8686 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428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8.375 插页 1

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34.50 元

目 錄

徐嘸	一
楊德賢婦殺狗勸夫	二
（附〈摘彙奇妙戲式全家錦囊殺狗〉）	一二〇
高明	一三一
蔡伯喈琵琶記	一三一
無名氏作品	二七四
呂蒙正風雪破窑記	二七四
蘇武牧羊記	三八三
（附佚曲）	四六三
趙氏孤兒記	四六六

第十卷

徐 啞

小 傳

徐啞，字仲由，浙江淳安人。約生於元至正初。明洪武初徵秀才，至藩省辭歸。著有《巢松集》。清張大復《寒山堂曲譜》、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、高奕《新傳奇品》均謂南戲《殺狗記》為徐啞所作。啞曾自稱：「吾詩文未足品藻，惟傳奇詞曲，多不讓古人。」朱彝尊評其小令《滿庭芳》「比之張小山、馬東籬亦不多遜」。也有人因《殺狗記》文辭俚質而疑非出仲由之手。按《殺狗記》原出民間，元雜劇有同題材之《殺狗勸夫》一種；元人南戲《錯立身》敘南戲作品亦提及此劇，故其初次編演為南戲，應在《錯立身》之前。近人錢南揚認為當出宋人之手。按南曲戲文多為集體積累型作品，徐啞當屬《殺狗記》的改編寫定者之一。故從舊說，列於徐啞名下。

楊德賢婦殺狗勸夫

劇目說明

此劇《永樂大典·戲文七》著錄，明徐渭《南詞敘錄》列爲《宋元舊篇》之第七種，未題作者名姓。

此劇最早當出宋人之手。其後或經徐嘒改編而定型。但徐嘒之本，也不斷受到改訂。《寒山堂曲譜》稱「今本，已由吳中情奴、沈興白、龍子猶（馮夢龍）三改矣。」徐嘒定本今佚。今存明嘉靖癸丑年詹氏進賢堂刊《摘彙奇妙戲式全家錦囊》本和汲古閣刊馮氏訂定本二種。此外，明蔣孝嘉靖乙酉年成書的《舊編南九宮譜》及清初鈕少雅《南曲九宮正始》錄有此劇若干曲文，尚存舊貌。

今以汲古閣本爲底本，以別本作參校，將錦本作附錄。

出目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第一出 | 家門大意 | 第十五出 | 妻妾嘆夫 |
| 第二出 | 諫兄觸怒 | 第十六出 | 吳忠看主 |
| 第三出 | 蔣園結義 | 第十七出 | 看書苦諫 |
| 第四出 | 妻妾共議 | 第十八出 | 審中拒奸 |
| 第五出 | 孫榮自嘆 | 第十九出 | 計倩王老 |
| 第六出 | 喬人行謔 | 第二十出 | 安童將命 |
| 第七出 | 孫華拒諫 | 第二十一出 | 花園遊賞 |
| 第八出 | 旅店借居 | 第二十二出 | 孫榮奠墓 |
| 第九出 | 孫華家宴 | 第二十三出 | 王老諫主 |
| 第十出 | 王婆逐客 | 第二十四出 | 謀殺孫榮 |
| 第十一出 | 審中受困 | 第二十五出 | 月真買狗 |
| 第十二出 | 雪夜救兄 | 第二十六出 | 土地顯化 |
| 第十三出 | 歸家被逐 | 第二十七出 | 見狗驚心 |
| 第十四出 | 喬人算帳 | 第二十八出 | 喬人負心 |

全元戲曲 第十卷 徐 啞

第二十九出 院君回話

第三十出 吳忠仗義

第三十一出 夫婦叩窰

第三十二出 迎春私嘆

第三十三出 親弟移屍

第三十四出 拒絕喬人

第三十五出 斷明殺狗

第三十六出 孝友褒封

第一出 家門大意

〔末上白〕〔二〕〔滿江紅〕鐵硯毛錐，幾年向文場馳逐。任雕龍手段，俯頭屈足。浪跡渾如萍逐水，虛名好似聲傳谷。笑半生夢裏鬢添霜，空碌碌。酒人中，聊托宿。詩社內，聊容足。價嘲風

弄月，品紅評綠。點染新詞別樣錦，推敲舊譜無瑕玉。管風流領袖播千秋，英雄獨。（問答如常）

〔鴛鴦陣〕孫華家富貴，東京住，結義兩喬人。誑語讒言，從中搬鬪，將孫榮趕逐，投奔無門。風雪裏救兄一命，將恩作怨，妻諫反生嗔。施奇計，買王婆黃犬，殺取扮人身。夫回驀地驚魂，去

浼龍卿、子傳，托病不應承。再往審中，試尋兄弟，移尸慨任，方辨疏親。清官處喬人妄告，賢妻

〔二〕出首，發狗兒虛真。重和睦，封章褒美，兄弟感皇恩。兩喬人全無仁義，蠢員外不辨親疏。

孫二郎破審風雪，楊玉貞殺狗勸夫。（下）

校記

〔一〕〔白〕，底本原均不標「白」，「唱」及「下」，今據體例補入，不另出注。

〔二〕〔妻〕，底本作「妾」，據文意改。

第二出 諫兄觸怒

(生上唱)

【菊花新】(二)積善之家慶有餘，鷄窗下勤讀詩書。學成文藝，貌魁梧，賴祖宗福蔭，世傳豪富。

(白)兩字功名志未酬，藏珠蘊玉且優遊。家傳閱經多載，世代簪纓知幾秋。無諂詐，有剛柔，果然名字播皇州。家中財寶如山積，庫內錢財似水流。卑人姓孫，名華，排行第一，祖貫東京人氏。曾攻詩史，未遂風雲。喜得家道豐盈，儘可優遊歲月。荆妻楊氏，婦道頗嫻。侍女迎春，家規能守。有個同胞兄弟，喚做孫榮，從小是卑人撫養成。今經一十八歲，未曾婚匹。一應家事，俱是卑人總理。他只在學館攻書，見成安享。這也罷了，奈他性多執拗，才欠圓通。胸中之學，或者尚餘；戶外之事，全然未曉。每每觸忤卑人，屢加訓責。他縱無怨恨之心，奈絕無順從之美。正所謂江山易改，稟性難移。近來卑人結識得兩個好友，一個是柳龍卿，一個是胡子傳。此二人不但詩禮之儒，頗饒豪俠之氣。又且知機識變，博學多能。物情市價，無所不通；官訟家常，何事不曉。與卑人相愛相親，如同手足。卑人意欲結義他爲兄弟，一來家中百事商量有靠；二來要他教導孫榮，使他通些世務。昨日已曾對柳、胡二友說過了，也要兄弟孫榮在內，不免與兄弟通知。兄

弟孫榮那裏？（小生扮孫榮上唱）

【前腔】兄弟怡樂有餘，終日裏玩史攻書。十載辛勤，一朝遭際，不負家傳豪貴。

（白）小生孫榮是也。在書房中看書，不知哥哥有何事呼喚，不免上堂廝見。（見相揖介）。（小生白）哥哥呼喚小弟，有何分付？（生）喚你出來，非爲別事。（唱）

【繡帶兒】吾朋友如龍卿有幾？兼之子傳賢齊。（小生白）且住。那柳龍卿、胡子傳，是市井之徒，諂諛之輩，哥哥說他甚麼？（生白）兄弟差矣！（唱）他兩個義比雲霄，與咱契似篋。（小生唱）思之：人情末世奸似鬼，怕只怕面從心背。（生白）別的人信不過，他這兩個，做哥的信得過。（唱）他心事你哥哥儘知，欲待要與他結交做兄弟。（小生唱）

【前腔】忠規，非直諒多聞善輩，何必異姓結義？（生怒介白）就結義個異姓何妨！（小生唱）今日一語輕交，他時駟馬難追。（生唱）休疑，此心獨斷無後悔！（白）你這蠢東西，結義了這兩個，得他教導你教導也好。（唱）少不得學他些伶俐。（小生笑介白）要他來教導孫榮，他教導出些什麼來？（唱）小家子心低志低。（白）這輩諂諛之人，還該疏遠他纔是，怎麼倒去親近他？（唱）難道是推不開嫡親兄弟？

（生白）結義過，就如嫡親一般了。（小生）哥哥要結義他，自去結義，小弟決不敢從命。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（下）（生）看這拗種，恁般執性。我有了龍卿、子傳結義，勝如手足。那希罕這小畜生！且喚吳忠出來，分付他安排筵席便了。吳忠那里？（末扮吳忠上）白馬黃

金五色新，不應親者強來親。一朝馬死黃金盡，親者如同陌路人。覆大員外，有何分付？（生）吳忠，你明日與我擺設酒筵，在蔣家花園內，務要整齊。（末）不知員外擺幾席酒？（生）三席。（末）請什麼客？（生）請柳、胡二位官人。（末）柳、胡二位官人與員外是三桌，還少一桌。（生）這一桌那個坐？（末）書房中小官人。（生）哇！你那里知道，明日筵會，非同小可，乃是與柳、胡二官人（二）學桃園結義之事。這小畜生不聽教誨，不要他去。你聽我道：（唱）

【大聖樂】（三）吾家累代簪纓，我一身享現成，金玉滿堂多豪貴，怎答謝父娘恩？奈與親生兄弟不和順，卻與非親結義深。（合）此事非容易，也算人生好惡，宿世緣分。（末唱）

【前腔】東人富室豪門，論結交須謹慎。他人怎比得親骨肉，久久見假和真。尋思及早回頭省，莫把親人如陌路人。（合前）

（生白）今後只依我分付而行，再莫提起那小畜生。

你今先去小亭中，肴饌新鮮酒味濃。

情到不堪回首處，一齊分付與東風。（並下）

校 記

〔一〕此曲底本作「掛真兒」云：「積善之家慶有餘，傳留下萬卷詩書。性稟剛正，胸懷仁義，更喜門庭豪貴。」今據《九宮正始》改。錦本、蔣譜基本同正始，惟「貌魁梧」前更有「性標格」一語。〔二〕「人」字原脫，據文意補。

〔三〕此袖中「簪纓」原作「纓紳」，與親生「原作「嫡親」，「深」作「親」，據錦本、蔣譜改。

第三回 蔣園結義

〔末上白〕受人之命，必當終人之事。蒙員外分付，我去蔣家園裏擺酒。說話之間，此處已是了。好景無過，魚戲橋邊耀碧波。試問此園誰是主？主人來少客來多。酒席完備了，不免去請二位解元。轉彎抹角，此間已是柳解元門首。有人在此麼？（淨內應）你是那個？（末）我是孫大員外家吳忠。（淨）到此怎麼？（末）特來請喫酒。（淨上）來了！若說喫酒，跳腳舞手。（末）不說喫酒呢？（淨）打殺也不走。（唱）

〔丹鳳吟〕行過柳堤，步入園內。（末唱）那一位解元何處？（淨白）可是胡子傳麼？（末白）正是。（淨唱）隨着我來，兀的便是。（末白）胡解元在家麼？請喫酒的在此。（丑上白）來了！（唱）甚人請喫嘴？（末白）喫酒怎麼說喫嘴？（丑白）沒有嘴，怎麼喫酒？（末白）還是喫酒。（丑唱）喫酒好歡喜。（見淨介白）呀！龍卿哥也在此。（揖介）（淨、丑唱）怎不見孫兄來至？去接收，去接收，迎着即便回。（末白）二位不消去，只在此等候。待我去請員外來便了。（淨、丑）有理。（唱）說道我每來此處，懸懸望着員外至。〔二〕

（末白）我便去。這酒席不要先動。（淨、丑）豈有此理。我二人替你看好在此。（末）有勞。（下）

(淨)兄弟，倒被他說着了。(丑)怎麼說着了？(淨)我今早出來，還不曾喫飯，腹中甚是飢餓，莫若我先偷些酒喫如何？(丑)小弟也用得着在此。只怕大哥來見了，不好意思。(淨)這個何難，都推在吳忠身上便了。(丑)有人來，怎麼處？(淨)如今一個看人，一個喫酒。如有人來，咳嗽爲記。

(丑)那個先去看人？(淨)你先去看人，我喫酒。我喫完了，替你來。(喫介)告飲了。(丑)偷酒喫還有許多禮數！(淨)自古道禮不可缺。(又喫介)(丑)他只管喫了去，竟不替我去喫，不免哄他一哄。(咳嗽介)(淨驚介)兄弟，有什麼人來？(丑)沒有。(淨)你爲何咳嗽起來？(丑)若不咳嗽，連桌子都喫了下去了。如今你去看人。(喫介，譚科)(生、末上)(生唱)

【節節高犯】(二)但邀結義的好兄弟。(見介)(淨、丑唱)兄弟望兄不來至，肝腸碎。(末)試向前排喫食。(生)爲何盤饌先狼藉？(淨、丑)吳忠的，先偷喫。(末)對面問枉屈人，甚張志！

(淨、丑白)哥哥，今日之酒爲何而設？(生)是結義酒。(淨)令弟二哥可來麼？(生)我好意喚他同來，要二位教導他，他反說許多不中聽的言語，是個不識好歹的，不要睬他。(丑)哥哥，自古道人心各別，我三人自結義便了。(淨)我每三人做個賽關張。(生)何爲賽關張？(淨)當初劉關張弟兄三人在桃園中結義，白馬祭天，烏牛祭地，不願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我們今日弟兄三人，在蔣家園內結義，可來賽關張？(丑)哥哥，自今日爲始，大哥有事，都是我弟兄兩個擔當。火裏火裏去，水裏水裏去。大哥若是打殺了人，也是我每弟兄兩個替你償命。(生)難得二位賢弟如此真心相待。今後如若宅上欠缺，都在愚兄身上。(淨、丑)今日在清風亭之言，各不相負。大哥請上，受

兄弟一拜。(生)豈敢。(對拜介)曾記桃園結義深，從來仁義值千金。(淨、丑)人情若比初相識，到老終無怨恨心。(生)看酒來！(末)有酒。(遞酒介)(生唱)

【解連環】酬酢歡娛，拚今朝共伊沉醉，同攜手步月回歸。(合)逢知己，賽過同胞共乳的，切莫學割袍斷義。(三)(淨唱)

【前腔】兄飲一杯，但從今放開憂慮，兄有事弟當前去。(合前)(丑唱)

【前腔】兄聽因依，是吳忠把盤饌偷喫，適纔的望兄不至。(合前)(末唱)

【前腔】誰是誰非，請不須再三提起，提將起恐伊羞恥。(合前)

一飲莫辭醉，今朝拚醉歸。

酒淹衫袖濕，花壓帽簷低。(並下)

校記

(一)此曲「隨着」句以下正始作「他隨後便來。兀的便是。請喫酒。請喫食，歡喜。怎不見孫員外來至？去接取，說道我們兩個都來至，懸懸望着不見至」。蔣譜「去接取」句作疊句，下有「迎着即便歸」，餘同正始。(二)此曲正始引作「生姜牙」，注云「比〔節節高〕下截不同」。「但」原作「相」，據正始改。(三)此曲正始、蔣譜引「賽過」句原作「賽過關張管鮑的」，「回歸」原作「歸去」，失韻，均據兩本改。

第四出 妻妾共議

(旦上唱)

【杜葦娘】玉容態嬌艷，眉黛淡掃春山遠。鳳髻縮烏雲，霞襯臉，更裊娜纖腰嬌軟。正笄年遣適豪門，已奉蘋繁，喜遂于飛願。與才郎契合，願百歲同諧繾綣。

(白)念奴瞻宮標格，洛浦精神。芳姿美若芝蘭，雅意堅如松柏。生居宦族，愧無謝女之才；長適豪門，頗有關雎之德。惟慕貞潔，不喜繁華。端然閉月羞花，何必濃妝淡抹？大抵還他肌骨好，不搽紅粉也風流。奴家楊氏月真，昔憑媒妁，嫁與東京孫員外爲妻。奴有慈善之心，奈無子息之繼。自從公姑去世，兒夫與小叔不相和睦。他近日又與柳龍卿、胡子傳結義，把嫡親兄弟，卻作陌路之人，每日勸諫，執性不從。我身伴侍妾迎春，頗曉人事，不免喚他出來商議。迎春那裏？(貼上應介)來了。(唱)

【新水令】(二)奴家年少多聰慧，伴娘行宴樂遊戲，晝永拈針黹。(旦叫介)迎春！(貼唱)聽簾前呼喚，不知有何言語？(見介)

(貼白)院君萬福！(旦)迎春，結交須勝己，似我不如無。(貼)院君爲何說此兩句？(旦)迎春，你兀自不知。近日兒夫心改變，作事太猖狂。每日與柳龍卿、胡子傳打伴，朝歡暮樂，醉酒狂歌。見

了嫡親兄弟，就如陌路之人。你道如何？（貼）院君，自古道：熟油苦菜，由人心愛。望院君早晚勸諫便了。（旦唱）

【集賢賓】官人近日心性（二）偏，與兄弟結冤。每日與非親同歡宴，把骨肉頓成拋閃。不聽勸諫，怕迤遲日疏日遠。長掛念，恐一宅分爲兩院。（貼唱）

【前腔】人情好歹非偶然，奈總是前緣。是則是官人沒宛轉，我娘行自當相勸。聽時易言，不聽後別作機變。休掛念，自臨風對月消遣。（旦唱）

【琥珀貓兒墜】良藥苦口，逆耳乃忠言。嘆我兒夫不信賢，幾番勸解反埋冤。（合）難言，問甚日何年（三），勸得他心轉？（貼唱）

【前腔】（四）勸諫不聽，切莫再三言。怕我官人生倒見，反將恩愛變成冤。（合前）手足之親兩不和，忠言逆耳奈如何。

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（並下）

校記

- （一）此曲正始、蔣譜收錄，「年少」作「美貌」，「伴娘」句作「共娘行每日遊戲」，「忽聽」句作「聽簾前呼喚」。「慧」字原作「惠」，據兩本改。
- （二）「性」原作「恁」，據蔣譜改。
- （三）「何年」原作「何時」，「勸」字原脫，據正始、蔣譜改補。
- （四）此曲中「諫」原作「君」，「怕我」原作「又恐」，「倒」作「別」，均據正始、蔣譜改。

第五出 孫榮自嘆

(小生上唱)

【五供養】今生多(一)幸，喜一身生長在豪門。家傳朱紫貴，世簪纓，詩書盡覽，時未至，龍門難進。一日裏遇風雲，那時衣紫作公卿。

(白)生居宦族簪纓裔，積玉堆金真富貴。弱冠正當年，留心古聖編。事兄如事父，爭奈兄嫉妒，見我似冤家，不知有甚差？自家孫榮是也。我哥哥近日結交柳籠卿、胡子傳，終日醉酒狂歌，把我如同陌路。不知後來可有和順的日子了！咳！哥哥，我與你是(唱)

【前腔】同胞至親，更不知他因甚生嗔？朝夕長打罵，苦難禁！不敢怨兄，只恨我不能隨順。早晚拈香拜告神明，願兄早早可回心。

默默自思量，家兄忒性剛。

觸來勿與兢，事過必清涼。(下)

校 記

〔一〕「多幸」底本作「有幸」，下句「在」字原無，據正始、蔣譜改。

第六出 喬人行謔

(淨、丑上)(淨唱)

【朱奴兒】(二)常言道：人無遠慮，(丑)定必有近憂來至。(淨)是則是三人同結義，(丑)只怕半途而廢。(淨)說得是。作個道理，早尋個長久計。

(丑白)二哥，夜來孫大哥家好酒。(淨)兄弟，酒也要喫，事也要幹。(丑)二哥有事，難道小弟不幹？(淨)我且問你，昨日花園中結義幾人？(丑)是三人。(淨)杭州老官說的，還有一丟兒。(丑)孫大哥、你、我，再有何人？(淨)你去猜一猜。(丑)家裏人，外頭人？(淨)家裏人。(丑)噫！是了。前日清風亭上結義，只有吳忠在那裏。敢是吳忠？(淨)呸！破蒸籠不盛氣！他是孫大哥家裏使喚的，我每喫酒，他來伏事的，倒與他結義做朋友？沒志氣！(丑)敢是孫大嫂？(淨)自古道：長兄爲父，長嫂爲娘。雖然不是親的，也是個嫂嫂。難道與我每做朋友不成？(丑)敢是迎春？(淨)阿呀！兔兒端壞了娑婆樹，月不好了。迎春是大哥的通房，怎麼與我和你結義？一發不是了。(丑)這等猜不着。(淨)就是在書房中終日子曰、子曰的。(丑)可是孫二麼？(淨)着，着。(丑)前日孫大哥說不要睬他，慮他怎麼？(淨)兄弟，你不曉得，那孫大嫂是極賢慧的。他見大哥疏薄了孫榮，必然勸諫。常言道：妻是枕邊人，十事商量九事成。萬一大哥醒悟了，他們弟兄親